



理 解 经 典

月 亮 下 的 蛋

若 隐 程 庸 编 著

郑 志 明 插 图

# 月亮下的蛋



Yueliangxiadadan

当代中国 出版社



# 月亮下的蛋

理解经典

若隐 程庸 编著

郑志明 插图



*Yueliangxiadetan*

当代中国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下的蛋 / 若隐, 程庸编著; 郑志明插图.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3

ISBN 7-80170-276-X

I. 月… II. ①若…②程…③郑… III. 文学评论—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235 号

责任编辑 王树清 曹 也  
装帧设计 严克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 行 部 (010) 66572157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开 本 16  
印 张 13.25 13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 忧郁的享受

(代序)

读书是件快乐的事情。怀疑论者蒙田曾毫不怀疑地说，我们只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跟在后面附和的至少有爱默生和博尔赫斯。好书不会消亡，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和爱默生的看法不谋而合：一本书和一张报纸不同，报纸读完就忘了，那是肤浅的机械活动，而书是为了读后永志不忘。

能永志不忘的当然是好书。但如何能读到好书，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多阅读经典，少读时下书肆里新鲜出炉的太多的“报刊集订本”。

我们平平常常的日子因阅读而改变，阅读成了我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你可能已经记不得念中学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同学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上个月跟同事出去聚餐为着什么事情，但你永远不会忘掉美国名著《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太太胸佩“红字”怀抱珠儿出现在狱门前的情景。也许十几二十几年前离世的太祖奶奶，已让我们觉得有些隔膜，可信手翻翻《红楼梦》，看到黛玉临终那一章节，禁不住心里又一酸——其实这样的动情已不知多少回了。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过去，已经分辨不太清哪些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真实，哪些又是书本上看来的细节、场景，它们纠缠在一起，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有一年多了吧，《新民晚报》“文学角”开设“理解经典”专栏，刊登一系列外国文学名著读书随笔，往往以一个细节、一种技巧切入长篇巨著，试图让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这当然是缘于名著的力量。出版社有心，将之汇集成册，编了一本《一个人的百部经典》，“百部”的提法是出于形式上的考虑，经典小说何止百部，于是又有了这本“百部”之外的《月亮下的蛋——理解经典》。“月亮下的蛋”是根据《赫克尔贝里·芬历险记》里面的话“星星是月亮下的蛋”简化而来的，借来用作书名，戏称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好比是蛋，蛋能孵化出小鸡，小鸡长大了，又能下蛋，以至没有穷尽。

专业读书家总是劝人多看原著少读书评，光读书评受益寥寥，而原著中总有一个智慧的声音。这话无疑是对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本书，看过之后意犹未尽，总想听听别人如何评价，就像我们的孩子，大多数人愿意跟人聊聊自己的孩子，聆听早已熟悉的关于他的种种，惊喜地发现他竟有另外一些优点，或者缺点，婉转地替他解释几句，也不太往心里去，别人说好道坏都无关紧要，我们只要跟人聊聊，让孩子的名字在唇齿间跳跃几次，也就够了。毕竟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密接触，和书本的亲密接触，那真是一种享受，一种生命得以延续的享受，一种过去的经历在某一部名著中巧合呈现的享受，享受是美的，也是忧郁的，昨日的物象永远消失，但美好的东西往往通过这种有力的文化遗存得以延续。

若隐 程庸



## 目录

- 1 忧郁的享受  
(代序)
- 1 灾难时期的爱情  
—— 克莱斯特《智利地震》
- 6 铃兰花与黄玫瑰  
—— 伊迪丝·华尔顿《纯真年代》
- 10 塞满丁香的熟苹果  
—— 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
- 14 美妇人的秘密  
—— D·H·劳伦斯《美妇人》
- 18 我的刁蛮女友  
—— 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
- 22 百死一生的越狱  
——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 26 丑与美的生死情场  
—— 雨果《巴黎圣母院》
- 29 跟着女囚去服刑  
—— 托尔斯泰《复活》
- 32 让心爱的女人堕落一下  
—— 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 38 花开花谢的相逢  
—— 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
- 42 流经秋海棠长廊的血  
——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 46 屈居于人，事发于后  
—— 梅列日科夫斯基《诸神死了》
- 50 不似刁小三的德国兵  
—— 杜拉斯《广岛之恋》
- 54 马夫拜会王后  
—— 卜伽丘《十日谈》
- 59 与毒药亲密接触  
—— 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



- 61 在甜言蜜语中沐浴  
——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 65 刻薄的圣手  
—— 巴尔扎克《邦斯舅舅》
- 69 “混帐”正传  
——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 73 “阿飞”简史  
—— 卡波蒂《在蒂法尼进早餐》
- 76 巧合付出惨痛的代价  
—— 莎士比亚《罗米欧与朱丽叶》
- 80 紧闭双唇的老处女  
—— 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
- 83 不疯疯癫癫地乞求和美  
—— 昆特·汉姆生《维多利亚》
- 86 战争与饥饿下的美雅  
——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 90 树上的憧憬  
—— 卡尔维诺《爬上树的男爵》
- 94 惯于冥想的狼  
——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 98 我害怕温顺的人  
—— 高尔基《我的大学》
- 101 天堂只是一扇窄门  
—— 安德烈·纪德《窄门》
- 106 冰布丁的破灭  
—— 曼斯菲尔德《阳阳和亮亮》
- 109 傻子的兔子梦  
—— 约翰·斯坦培克《人与鼠》
- 114 她打他一记耳光  
—— 伏尼契《牛氓》
- 119 眼缝间飞出了蝴蝶  
—— 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
- 123 在哈利·波特学会魔法之前  
—— 帕梅拉·林登·特拉弗斯《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
- 127 探长踏着雪橇来  
—— 阿加莎·克里斯蒂《三只死耗子》
- 13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 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



- 136 情敌是天主  
—— 格雷厄姆·格林《恋情的终结》
- 140 长大只需三两天  
—— 斯·茨威格《灼人的秘密》
- 144 我判处了朋友的死刑  
—— 列·尼·安德列耶夫《意念》
- 149 寻找“特里斯特罗”  
—— 托马斯·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
- 153 他们的爱情  
—— 莫泊桑《我们的爱情》
- 158 在贵妇与少女之间  
—— 亨·显克微支《海边情思》
- 162 一位夫人的画像  
—— 亨利·詹姆斯《德莫福夫人》
- 166 众人讲述的故事  
—— 威廉·威尔基·柯林斯《月亮宝石》
- 171 月亮下的蛋  
—— 马克·吐温《赫克尔贝里·芬历险记》
- 175 悄然流逝的青春乐章  
——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 179 像金阁那样美丽  
—— 三岛由纪夫《金阁寺》
- 183 熟视无睹的谋杀  
—— 莱奥纳尔多·夏侠《白天的猫头鹰》
- 187 九点钟的浮云  
——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 191 所有的风刮过所有的路  
—— 露丝·艾尔莫格《小外套》
- 195 爱玩花样的野蛮橙子  
——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 199 老小姐与斯宾诺莎较劲  
—— 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 灾难时期的爱情

### —— 克莱斯特《智利地震》

一边阅读《智利地震》，一边欣赏那些雄浑的交响曲，欣赏充满着具有毁灭、苍凉意味的《蓝鸟》，阅读的感受往往会突破文字本身，进入现实与梦幻交叉的境界。

《智利地震》故事的背景是1647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作者的精巧构思就落在地震之后发生的人杀人的事件上。

1

叶罗尼模是一个西班牙青年，在圣地亚哥一户有钱有势的人家做家庭教师。这人家的女儿英秀妩爱上了他，他清贫如洗，姑娘的父亲坚决反对，但他俩仍然偷偷约会。父亲一气之下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受传统文化浸染出来的父亲以为，这样一来，女儿总会收敛了吧，这毕竟是宗教之地。不料，修道院寂静的园林反而给他俩提供了更优美的幽会场所。

故事到这儿，读者一定会猜测到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是的，严酷的生活不会让你尽情品尝欢乐的果子。你在宗教之地寻欢作乐，那么也将在这儿得到惩罚。一天举行盛大的圣体节，所有的修女都

#### 作者简介：

克莱斯特（1777-1811）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15岁参加普鲁士军队，之后厌恶军队中严酷的军纪，辞去军职，回到家乡攻读哲学、物理和数学等。在当时流行的康德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下，他的思想日趋悲观颓废。他为生活所迫，违心地多次向普王申请官职。最后由于经济拮据，生活没有出路，他自杀了，年仅34岁。主要作品《破瓮记》、《洪堡王子》、《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智利地震》等。他被称为德国中篇小说的创始人。





■《智利地震》

2

加入了游行队伍，这时英秀妩已经怀孕，由于衣着宽大，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一点似乎不可信。衣着宽大，可以遮掩什么，但行动不便，明眼人一看便知。当然小细节的疏忽若能赢得更大的真实，因大失小，也未尝不可），也许走得累了，她突然昏倒在地，经过检查，她要临产了。在宗教圣地如此亵渎神灵，罪不可恕，虽然新生命将要诞生，但教会认定这是一个孽种，孽种的母亲将受火刑的惩罚。最后英秀妩求饶了，要求大主教施行恩典，把火刑改为斩首。

一个贵族的女儿将要被斩首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全城，许多人来看热闹。行刑队伍将要经过的街道，两边的阳台和窗户居然高价出租给其他地方赶来的看客，当地居民乘机捞一把，两厢情愿，何乐不为。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小说里，看客围着行刑之地，头颈伸



得鸭子一般的情景。鲁迅先生的小说也许受到这个场面的启发。

在监牢里的叶罗尼模知道今天是心上人的不归日，他想逃出去营救，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最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根绳子，套在横梁上，准备一听到行刑的钟声响起就上吊自尽，这样可以陪伴爱人一块进入地狱。

正在这个时候，故事依赖了巧合，地震发生了，轰隆隆的声音，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刹那间，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废墟和火海。监狱也倒塌了，叶罗尼模却没有受伤，他立即逃出，在一片废墟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奔走，寻找着英秀妩。通常认为，这样一场大灾难，难免死的死，伤的伤，绝大多数家庭凶大于吉，这一对情人也应该会有一死一伤。然而，英秀妩没有死，孩子也安然无恙。这太巧了，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巧事，但出现在小说中却很不真实。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逗号，故事尚未结束。表面看，这三口之家太幸运了，别人都遭殃，而他们却完完整整地保存了肉身，但谁能断定他们之后能获得永远的安宁？

英秀妩带着孩子与心上人相遇，他们在树林里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并憧憬未来。在这幸福的时刻，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没有未来。这时他们遇上了城防司令官的儿子费南铎一家，他的夫人受了伤，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已经好多天没有吃奶了，英秀妩立即放下自己的孩子，抱起费南铎的孩子，喂饱了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英秀妩慷慨大方，以后会得到报答）。在这特别时期遇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好是歹，难以断定。作者的笔力还是老到的，如果刚躲了雷公，立刻又遇霹雳，似乎太简单了一些，还是让这一对情侣过上一段好日子，继续享受，之后作者会“收拾”他们。这两家住在一块儿，虽然缺衣少吃，日子还过得不亦乐乎，毕竟是劫后余生，不能有那么多讲究。

灾难来了。城市里唯一一座幸免于难的教堂（和修道院挂上了钩，使得结构紧凑）要主持一次庄重的弥撒，还有神职人员布道。地震幸存下来的市民都赶去了。费南铎一家起身前往，英秀妩抱着孩子也要去，但费南铎劝她还是别去，英秀妩却说，经过这一场大灾难，难道还会有人记得我的过失？言下之意，劫后余生的人们应该更加善良起来，英秀妩这样想也合乎情理。人们也许会善良些，但对她是否会表现出善良的一面？



两户人家，六口人，来到教堂。教堂弥漫着一派神圣肃穆的气氛，人们在祈祷着，听着高僧的演讲。演讲到最后，神职人员却起用了煽动性的语言，说地震为什么选在这种时刻，这是上帝对圣地亚哥的惩罚，这座城市充满了伤风败俗，特别是英秀妩和叶罗尼模这两个罪人更是十恶不赦，需要恶魔将他们的灵魂带到地狱里去。这对情侣听到这，不由得颤抖起来。费南铎急中生智要英秀妩假装晕倒，乘混乱把她救出去。但已经太晚，有人认出了他们，叫起来：市民们，罪人在这儿！众人回头一看，便立即拥上来。费南铎从一个军官手中拿过宝剑，保护着这一对情侣逃出教堂。这个时刻，英秀妩有福了，有这样一个英勇善战的军官保护她，足以抵挡一阵子，如果没有这个军官，靠叶罗尼模来迎战，那么会被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可见作者在结构安排上的精到周密。果然，叶罗尼模在强大的“人民”面前受不住两下子，很快被打倒在地。愤怒的人群涌向英秀妩：这就是修道院的荡妇！人群发疯似地围了过来，费南铎挥舞宝剑，保护英秀妩和孩子们脱离重围，但冲出去又被挡了回来。面对这些眼睛里充满仇恨的人们，英秀妩苦不堪言。读者读到这儿，该能明白作者的深刻用心：来自自然界的大地震只属于小灾难，而眼下面临的却是大灾难！一对情侣十分巧合地躲过了小灾难，但却躲不过紧跟着的大灾难。英秀妩见无路可退，只得把抱着的孩子交给费南铎，要他快逃，她自己转身冲进了人群：畜生，来杀我吧！（她这样骂“人民”似乎有些过，但这迫于无奈）一个暴徒抡起木棍一下子把她打倒了，顿时鲜血四溅，当场死亡。暴徒们（这儿只能这样称呼他们，因为他们在杀戮势单力薄的母子俩）还想上前抢孩子，费南铎一边挥舞宝剑，一边掩护着夫人和孩子撤退。但终因寡不敌众，孩子被暴徒抢了过去，还扯着小腿在头上旋转，然后一下子摔向教堂的石柱上，孩子当即头破血流，暴徒们见斩尽杀绝了，才纷纷逃去。其实，那个被杀死的是费南铎夫妇的孩子，他俩见状，悲痛欲绝，最后含泪抱着那个“罪孽之子”向前走去。

那个活着的孩子显然是小说悲壮的亮点，也显示了生活中残酷的真谛：美好事物的留存往往得用血的代价来替换。

选自《外国短篇小说》 商章孙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美文摘录：

在城里，人家谈起这件丑事，非常的愤恨；那个发生这件丑事的修道院，人们把它攻击得这样厉害，以至虽有雅斯德隆出面求情，而院长也因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平素的品行无可责难之处，很喜欢她，甚至亲自出面疏通，都不能把修道院法律加临于她的严厉处置减轻一点。她被判决火刑烧死，唯一可能办到的事情，便是总督下了一道非常的命令，把火刑改为斩首，而圣地亚哥的太太和小姐们对于这种变通的办法却非常的愤慨。执行队伍所要经过的街道，房屋的窗口给人家租订下来了；他们拆去屋顶；城里虔诚信教的小姐们邀请她们的女伴，要彼此亲密地伴着，参观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好把戏。

庄严的典礼以说法开始，有一位年纪最长的高僧穿上礼服，站在法坛上演说。他先将上帝颂扬和感谢一番，便把颤栗而为袍子裹着的一双手高高地举起来对着天说，现在还有人类站在世界上这块变成废墟的地方能够向上帝喘息地祈祷，真是意想不到。他讲述了一番由万能者所示意而发生了的事情；世界末日不会比这更恐怖凄惨；他称昨天的地震不过是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说话时，他并向着教堂的裂缝指了一下，全体集会的人们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寒而栗的恐怖。他接着用传教师善于说话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讲到该城伤风败俗的事；他攻击一些为索多摩和戈默拉两个古城尚未见过的丑事。他说这座城市现在还没有从地面上消灭干净，这不能不感激上帝无限宽宏的度量了。叶罗尼模与英秀妖听见这番演说，内心早已破碎，不料高僧乘那个机会把在嘉媚庵的花园内所发生过的罪恶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这番话好比利刃一般穿透他们业已裂碎的心肠。



# 铃兰花与黄玫瑰

—— 伊迪丝·华尔顿《纯真年代》

人们常说，一个男人一生中往往有两个女人：一朵素雅的铃兰花，他圣洁的妻；一朵艳丽的黄玫瑰，他热烈的情人。那么，对纽兰·阿切尔来说，梅就是那朵铃兰花，埃伦则是那朵黄玫瑰。

曾为伊迪丝·华尔顿赢得普利策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以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讲述了年轻律师纽兰·阿切尔即将与意中人梅缔结良缘，又被梅的表姐——来自欧洲的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埃伦）深深吸引却无法如愿结合的故事。埃伦幼年时曾和阿切尔一起玩耍，后嫁到欧洲，因不堪忍受丈夫表面上正人君子、背地里寻花问柳的不良行径而毅然出走回到纽约，她希望在纽约通过法律形式离婚，并开始新的生活。可当时的纽约社会既保守又虚伪，把离婚一概看成丢脸的事不予支持，社会舆论反而对埃伦无拘无束、坦率自然的言谈举止大加批评。作为律师的阿切尔在与埃伦的接触中发现她是无辜的，社会对她不公平。埃伦淳朴善良、富有情趣，感情丰富、自然，是他理想中的女子，可惜几番波折，阿切尔最终不得不与埃伦长期分离。在众人眼中，梅是个接近完美的妻子，美丽、温柔，举止高贵，擅长射击，精于马术，然而阿切尔却清醒地看到，梅的纯真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虚饰物，用来遮掩其

## 作者简介：

伊迪丝·华尔顿（1862—1937），美国多产女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好友，注重写作技巧及故事的叙述，是小说表现艺术一大家，据说她最早是室内装潢家、园艺及家具专家，《纯真年代》中对时髦住家房间装潢及灯饰的生动描写在当时的小说中十分少见。



■ 《纯真年代》

骨子里自私的机巧，与她一起生活不能实现自我理想，相反会扼杀自我的创造力；埃伦善良、智慧、豁达，代表了一种较有生气的、更富文化教养的欧化生活。迫于社会的压力，他最终还是娶了梅，并与她相敬如宾，度过了一生的时光。

整篇小说依靠一系列的重复手法来安排结构。每当阿切尔向埃伦伸出双手，即伸向一种较为完美的精神生活时，意外总要发生，阻止他实现内心的愿望。每次短暂的相会都重新肯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并表明这种情意是怎样逐渐地增添了微妙的新内容。可是，他们的关系始终达不到最终完美的境界，不断受到各种搅扰，包括第三者的突然闯入、他们自己因为道德上的顾虑产生的犹豫彷徨、阿切尔婚礼的意外提前、梅的狡黠、纽约家族的不支持，再就是时间的流逝……读者会被这一次次的相会、分手深深吸引，迫切想知道是怎样的结局在后面等着阿切尔和埃伦。

故事开始时，阿切尔正站在剧场的包厢里听女演员唱《浮士德》剧中的“他爱我——他不爱——他爱我”一句。他边看演出，边注视其他包厢里正进行的同样戏剧性的表演。他看到他的梅，他把她幻想成完美的新娘，直到埃伦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梅所在的包厢内。小说的第二部分开始时，阿切尔站在教堂里等候着举行婚礼。这时，



他成了主角，看着过去曾坐满剧场包厢观看《浮士德》如今正挤满教堂的一个个人时，阿切尔心想：“多像剧院的第一夜啊！”在前面站着，他有机会把头排座位上的人脸细细端详，揣摩他们都在想些什么。这回，埃伦虽不在场，但阿切尔对她仍是心驰神往。

重复手法在《纯真年代》里被用来强调跨时的、运动中的一致性，即时间虽已流逝，场景也有了变化，但某些珍贵的东西，例如真挚的爱情，却依然存在。一位贵族亲戚地产上的一座小石屋，打扫一新并生起了炉火，先用作阿切尔和埃伦意外相会的地点。他们在里面虽然仅仅待了几分钟，却彼此感觉到了对方尚未宣泄的爱情。后来，当阿切尔突然意识到由于蓄水池漏水，他和梅将在这座小屋里度过蜜月的时候，立即沉醉在瞬息间涌出来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了。阿切尔和埃伦曾在大都会博物馆僻静的塞斯挪拉厅幽会，同意从根本上改变相互间的关系。但接连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的计划无法实现。三十年后，当阿切尔夹在人群里涌进塞斯挪拉厅的时候，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退隐而去，眼前漂浮出他和埃伦在此幽会的生动而细微的情形。

小说中一再出现主人公到剧院听歌剧的场景。在这一场景的处理上，伊迪丝·华尔顿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运用了重复手法。歌剧中一对情人分手的情景不断在阿切尔的脑际萦绕，使他想起几天前他同埃伦约会之后分手的情景。在剧院里，埃伦眼睛盯着舞台，一边问阿切尔：“你说，明天早上，他会给她送黄玫瑰吗？”显然，她是把阿切尔离开她住宅之后打发人送来黄玫瑰同舞台上的剧情联系起来。看到这里，读者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阿切尔与埃伦的分离同舞台上默默无声、情感压抑的分离联想在一起了。听埃伦如是问，阿切尔重又回想起他婚后第一次看见埃伦的场面——也是整篇小说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场面：埃伦站在凸形码头的尽头，背后映衬着大海、帆船、渔船和载煤船；“当船驶过灯塔她还不转过身来，我就走开”，阿切尔心想，他悄悄地走开了，以为埃伦根本没发觉他来过。

伊迪丝·华尔顿善于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娴熟的故事叙述本领，使小说中特别需要强调的部分得以戏剧化。在《纯真年代》中，她运用极为含蓄克制的语言表达阿切尔对埃伦的感情，使这种感情在读者的体味中显得异常强烈，根据通常的经验，含蓄克制的语言



往往比激烈高昂的山盟海誓来得更深沉，更牵动人心。同样地，她让阿切尔和埃伦尽量少见面，让读者在盼望与失望中体会两位情人的踌躇不安和相思心切。描写阿切尔参加婚礼的一章，则把笔力主要集中在环境及婚礼前的等待上，而不是婚礼本身，接着又安排埃伦的养母意外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引起阿切尔心跳加速。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她把三十年的过渡压缩在十页纸内，既反映出时代的迅速变迁，又不减弱故事重点部分的戏剧性。如此大胆的处理在伊迪丝·华顿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均达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作家也因此跻身于二十世纪美国一流小说家行列。

### 《纯真年代》 冉融 建业 梁枫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 美文摘录：

他衔着雪茄那么样地悠然自得，因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艺术爱好者。遇到一件乐事即将来临，他总要首先想一想，从中得到的满足比事后得到的更加微妙。尤其当乐事本身就令人捉摸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如此了；而阿切尔的乐事又多半总有个捉摸头的。就拿现在来说，他所期待的时刻如此难得，如此精妙，以至——呵，假如他预先掐准时间同女主角的舞台监督一起进场的话，就不可能赶在这最富有意义的时刻，也就是女主角刚好开口唱“他爱我——他不爱——他爱我！”的时刻，出现在包厢里了。她那清脆的嗓音宛如晶莹的露珠，伴随着撒出的雏菊花瓣向四处纷纷落去。

当然她实际上唱的是“M'ama”，而不是He love's me”。因为音乐界一个毋庸置疑而又不可更改的法则要求，瑞士艺术家演唱的根据德文原著改变的法国歌剧必须译成意大利语，以便讲英语的听众比较清楚地理解。在阿切尔的心目中这个法则如同他赖以生存的所有其他传统习俗一样，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譬如：梳头须用蓝珞琅上刻着他缩写名字的两把银背梳子，在社交场合露面必须在胸前的钮扣眼上别一朵鲜花（最好是栀子花）。



# 塞满丁香的熟苹果

## ——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

不止一次听到年轻小姐抱怨，工作辛苦，人际关系复杂，不如趁早辞职，去一个英格兰小镇做女侍，过其单纯闲适的生活。为什么是英格兰？为什么是小镇？看过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克兰福镇》的人自然明白。

克兰福镇是盖斯凯尔夫人虚构的英格兰西北部一个普通的小城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该镇的上层社交圈内光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虽不富裕，却总要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她们中的一些人目光短浅、幼稚天真，但大多数人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作者通过一些生活琐事，逼真地描绘了两百年前那个偏僻小镇的风俗人情。在描写英格兰村镇生活的作品中，《克兰福镇》被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

10

小说中一一登场的不是无儿女的寡妇就是老小姐，她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生活平淡，作者没有花费较多的笔墨来描绘她们的外貌，而读者却不会将她们张冠李戴、面目混淆，这要归功于盖斯凯尔夫人高超的人物刻画技巧。无论是温柔善良的玛蒂小姐，主观专断的詹金斯女士，还是好搭贵族架子的贾米逊夫人，无不形象生

### 作者简介：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原名伊莉莎白·克莱格霍恩·斯蒂文森，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她出生于牧师家庭，幼年在小镇上的生活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婚后作为下级牧师的妻子，她和社会下层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一切都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对她评价很高，曾把她和狄更斯、萨克雷一起称作为“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克兰福镇》最初分期刊载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杂志上。